

国道深处是秦岭

王晓云



张辉 摄

一直不能忘记，第一次见到那条公路的惊艳。那是 8 月时节，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队第一次去宁陕进行调查。车子经过宁陕县城，又越过平河梁，向着广货街前去，在艳丽的骄阳下，突然，车子驶进了一段林荫路。那种类似穹顶的树们枝叶交错，撒下了一点一点绚烂的阳光。清凉的绿意随风涤荡，仿佛水流一般，顿时浸透了我们的身心。大家被震慑，都不再说话，轻轻打开了车窗。四周那么安静，透过树干的空隙，眼前是层层叠叠的林海，有风吹过，仿佛波涛汹涌一般。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：这儿好美。

有年夏天宁陕县文旅局在秦岭深处举办全国性的“大学生摇滚友谊赛”。这是多么激动人心！明媚的 6 月，我带着家人和朋友，在关中腹地周至县拜望了老子曾隐居过的秘境楼观台，在周至县和鄠邑区乡间采摘了很多刚熟的杏子和樱桃。带着这些娇悄的水果，我按照朋友指引，从西安仅用一个小时到达秦岭深处的宁陕县广货街镇。在一段较为开阔的河边，搭建了一个充满原生态的木架舞台，附近还有一座座带阁楼的小木屋，当晚我们一行人住在这里，体验着阁楼里不同于普通房间的空间，充满新奇。那晚月色明亮，透过阁楼的老

虎窗，仿佛可摘星辰。身边听到的是秦岭深处潺潺奔流不息溪流的低语。

那晚的演唱振奋人心，那些青春的力量嗨动山林，大学生们在宁陕蒿沟无名的山林，演绎了数首激动人心的歌谣。后来，我们沿着 210 国道，又经过 541 公路，去了石泉县后柳镇、中坝峡谷与熨斗镇、燕翔洞，后来到达安康城区。那次的路程，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，此后，我也会常向人推荐这条路。

当朋友说要从北京飞西安来安康游玩时，我热情推荐了这条路。从机场接到他们，带他们来到了秦岭山里。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，公路两旁开满了野苹果花、梔子花……远处高高的山腰上，还有高大的泡桐花。北京的朋友惊呼了，指着那一棵棵满是紫色桂冠的花树问：“那是泡桐花吗？”我回答说正是。他接着说：“北京街头的泡桐花都是灰色的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泡桐花是这么美丽的淡紫色。”

那个季节的菜也是极好：凉拌折耳根、香椿炒鸡蛋、野小蒜炒腊肉、竹笋炒新韭、青青甜豌豆，回锅肉炒新蒜薹、小鸡烧菌菇，大自然的香气在公路两边的“农家乐”里尽情绽放，让北京来的客人们

艾叶青青忆端午

卢慧君

清晨经过小区门口，忽见三轮车上堆着几把青艾，菖蒲，露水未退的叶片在晨光中泛着银白。我俯身轻嗅，一缕熟悉的清苦气息跃入鼻腔，霎时把童年的端午拽到眼前。

依稀记得我家的端午仿佛从节日的半个月前就开始了。那时春蚕刚作茧，小麦已收割，河边的芦苇也抽出了新叶。忙碌的母亲还未来得及缓一口气，便从繁重的农事转到端午节上了。农村人对传统节日向来重视，半月前，母亲就吩咐我们姊妹几个去竹林里采粽叶。粽叶狭长如箭，叶脉里渗着翡翠的光泽，轻轻一折便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如云雀穿越云层时欢快的叫声。夏初时节，这不老不嫩的叶片，柔韧性好，是理想中的好叶子。

采回的粽叶除去表面的杂尘、用开水焯烫后放在井水里浸泡三天，晾在青石板上。这时候母亲开始淘米了，青花瓷盆里泡着珍珠白的糯米，掺着赤小豆或红枣，像撒了一把朱砂，格外醒目。真正包粽子是在端午前夜。昏黄的钨丝灯下，粽叶在母亲手里翻飞成青玉般的漏斗，填米、裹叶、缠线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我总学不会绕线的手法，包出的粽子歪歪扭扭，像田埂上翻晒肚皮的小青蛙。母亲一边示范一边耐心地教：“不要急，线顺着叶脉走，就像梳头要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梳。”

我家最繁忙，也最热闹时当属端午前一天的下午。那时，老家门前的坝坝边有一块菜园，菜园紧靠着水田，就在菜园和水田的交界处，有一片菖蒲和艾蒿。它们在水边窜得野性，没过我的头顶，交叠成密密匝匝的屏风，在五月的风中翻着诱人的绿浪。父亲开始挥镰收割，艾蒿和菖蒲父亲是从根部割的，每年会割很多，我和姐姐则按长短粗细分成几十份。待太阳偏西，我们也满载而归。这时，左邻右舍的乡亲忙完农活陆续来取，挑挑拣拣，热闹非凡，节日仿佛提前到了。剩下的用旧年的稻草编成一束束火把状晾干。夏夜在院子乘凉时，点上一束驱赶蚊虫。

端午当日天不亮就醒了。对我来说，端午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节日，除了没压岁钱，像新衣服、好吃的都一样都不会少。清晨，天刚泛起鱼肚白，不用母亲喊，我就起床，挎着篮子，随父亲去田边拌露水、挖野草。母亲说，端午这天的百草露水是治皮肤病的神药神水，而广阔的田野最不缺的就是这“灵丹妙药”。晨雾尚未散尽，露水打湿的裤管贴在腿上凉沁沁的。我们边拌露水，边挖鱼腥草、车前子、地丁草、苦苦菜……鱼腥草父亲洗净晾干当茶饮，夏天清热去火。其余的一部分晒干备用，一部分母亲会在晚上烧一大锅百草水让大家洗澡，这样可以防止皮肤过敏、蚊虫叮咬。

仪式感从插艾叶开始。我在一旁看父亲沿着木梯爬上高处，将露水未干的艾叶和菖蒲斜插在门楣上。新鲜艾叶泛着银白的绒毛，像落了一串白鹏的尾羽；舒展的菖蒲如碧玉雕琢，纯粹而宁静。我自小体弱多病，常常整夜做梦，母亲特意留几枝嫩的艾叶，用红布条系在我床头，说夜里能驱梦魇。清晨总被艾香熏醒，那气息清苦里裹着甘甜，



菖蒲 张朝林 摄

深深地爱上了秦岭，爱上了这条迷人的公路！前几年夏天，几位朋友，从内蒙古一路开车来到了西安，他们联系我时，我正在美丽的陕南。他们说从来没有到过陕南，便决定来游玩一番。秦岭，以前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山，而现在，就在眼前，让他们敬畏，他们想来拜谒。

这次是从西安城区出发，途经 210 国道，路过洋峪口。记得那天洋峪口的风很大，一直到秦岭主脊。这便是多年以后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的出发点了！

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是陕西省安康市着力打造推荐的自驾线路，以 210 国道和 541 国道为主轴，南北纵贯安康全境，北起西安长安区，南至安康镇坪县，全长约 500 公里，穿越秦岭、汉江和巴山三大自然地质区域。途经安康市石泉县、汉阴县、紫阳县、岚皋县、平利县、镇坪县等多个县区。核心景区平河梁段，海拔约为 800—1700 米，是网红打卡点，融合公路景观与一览众山小浩瀚的自然风光。子午古道段连接朱雀森林公园与蒿沟村，是鲜为人知的秘境通道，适合深度探索。

那次穿越秦岭，当年的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还并未被正式命名，却有着惊心动魄的美丽。记得也是一个夏天，我们开着越野车从西安上路了。汽车沿着西万公路（今 210 国道）行进，这原本是古人开拓的子午道，西万公路为陕西省西安市到达四川省万源市的公路。根据前人资料，在汉江与渭河之间横越秦岭的古道有多条，这些古道基本是穿过南北通行的河流修建的。今日的 210 国道最震撼的还是从洋峪口到分水梁那一段，短短 30 多公里，海拔从 600 多米一路上升到 2000 米左右，公路环绕着陡峭的山峰，在山谷间不断盘旋上升，车头上是秦岭巍峨的巨石，脚下是层次分明的峡谷，车在这里行走，满眼都是雄壮的风光。

新时代的公路有了更多的观光功能，自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命名后，541 国道也将原有路网进行了多路段的提升，旅游公路品牌已声名鹊起。除了险峻的 210 国道，541 国道也是连接安康市石泉县、紫阳县、岚皋县三县的交通要道。起点于石泉县城关镇李家坝，接国道 316，向南沿汉江右岸，经石泉县进入汉阴县境内，随后由汉阴进入紫阳县境内，后下穿包茂高速、经紫阳县洞河镇后进入岚皋县境内，经岚皋县沿老的省道 207 旧路改建，经岚皋县蔺河镇、南官山镇、孟石岭镇后经平利县八仙镇穿越化龙山到达陕西最南端的镇坪县，这里便是与重庆市巫溪县交界的巴山深处了。

从雄浑的秦岭，到温柔的汉江谷地，再到神秘的巴山，这些地方方在路上走，人在画中游。许多文艺作品中，公路题材总是深入人心，那些养路人或许提供着最温暖的保障。

揭开锅盖，翠绿的粽子、雪白的鸡蛋仿佛卧在云雾里。拆开粽叶时总会带下一层晶莹的米衣，蘸白糖咬下去，糯米的甜润裹着粽叶的清香在齿间化开，红豆沙像藏在雪地里的红梅，标记如凝脂般的水煮鸡蛋、大蒜，能把小肚皮撑得滚圆。

如今冰柜里真空包装的粽子，整齐划一如流水线上的零件，尽管琳琅满目，却少了灵魂，怎么也提不起食欲，过节时只是象征性地买一点应景。

前些日子整理衣物，竟翻出了那枚周边毛糙的香囊，艾叶的清香随同做香囊的人，早已不在。怅然间，才明白端午是枚旧年香囊里的乡愁，针脚里行走着化不开的旧时光。那些与草木露水肌肤相亲的端午，终究成了水中摇晃的倒影，伸手去碰，便碎成一池粼粼的月光。



紫荆镇 刘欢 摄

在壬寅虎年七一前夕的一个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向大地，唤醒了世间的生机与希望，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教师们已齐聚在校门前。安康鸿志学校 30 余人怀着崇敬与向往之情，去瞻仰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旧址，缅怀先烈，接受红色革命历史教育。

随着引擎的轰鸣声依次响起，车队缓缓驶出校门。那一辆辆排列整齐的汽车，宛如一条巨龙，沿着蜿蜒的道路一路朝北，向着目的地——汉滨区紫荆河进发。

坐在车内，我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，心中涌起层层波澜。这条熟悉的公路，曾经见证了我青年时的奋斗与拼搏。四十年前，我与大外甥曾一同乘坐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走过这条路，那时路窄坡陡，弯急河深，险象环生，我们在颠簸中前行，心中充满了迷茫与对未来的憧憬。如今，这条公路已经变得平坦宽敞，那丝带般的柏油公路环绕在恒河的绿色山水之间，宛如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。

正当我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之中，陈老师提醒大家：“大河到了。”我抬头望去，只见窗外高楼林立，大河两岸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。桥头边上的农贸市场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大车小车左右穿梭，摊点排列整齐有序，农副产品等琳琅满目。这与我记忆中破旧的老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让我不禁感叹家乡的繁荣与历史巨变。

汽车穿过大桥，上了一个陡坡，拐了一道急弯，我们便来到了目的地——紫荆河。紫荆河位于大河之上，是汉滨区紫荆镇的一个小山村，这里山高河深，视野开阔。对面山崖上的刘家大院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一看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如今，两座公路大桥横跨两河之上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旧址矗立在两河中央的山顶上，仿佛在讲述那段触目惊心的革命故事。

我们一行人从河的南岸下车，走过左边横跨河谷的大桥。桥下溪水潺潺，桥北长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枫杨树，宛如一把撑天的巨伞，为大桥遮风挡雨。我们沿着近百米的 90 度 Z 形水泥天梯攀登而上，扶着铁链护栏，屏息凝神，历经半个小时的攀爬，终于登上了山顶的纪念广场。

广场分为上下两层，下层是三四百平方米的活动场所，右侧建有一处英烈介绍长廊。走进长廊，两侧展示的革命历史及人物介绍，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。小广场上是一大雄伟的纪念塔，塔身上“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地”12 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，彰显着革命先烈们英勇无畏的精神。塔下是大理石基座，四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指示和英烈名录等，绕塔浏览一圈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我们三三两两分头观看文字介绍后，在小广场集合列队，面向纪念塔，全体党员举行庄严宣誓，重温入党誓词，向革命先烈鞠躬默哀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亲人王永常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，家国的情感涌上心头，眼泪自然溢出……

仪式结束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山顶、离开了亲人先烈，折回到小河南岸，参观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史展览馆。在讲解员的介绍下，我们深入了解了这支军队的斗争历史。1935 年冬，西北警备二旅四团九连率部起义，从西安进入秦岭山区。1936 年 8 月 13 日，在紫荆河刘家大院召开了“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”。在军长何振亚的领导下，这支军队在安康、旬阳、汉阴、石泉、宁陕、镇安等秦岭山区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及宣传活动。他们虽非共产党员，却组织带出了一支千人的革命军队，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今天重走大河之路，来到紫荆河，我不仅看到了在家乡的土地上，山川秀美，空气清新，人杰地灵，如今发生了历史性巨变，也看到了先辈及亲人们在民族危难之际，挺身而出，开展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。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特作《凭吊先烈》一首，以抒感怀。故乡风景何其多，烈士英名照山河。江山得来实不易，寻古凭吊忌蹉跎。

苔痕微光

鲁佳

苔藓这东西，向来是最不起眼的。它只是一点点，一层层，在时光的褶皱里悄然蔓延，不惊不扰。它伏在墙角，爬在阶下，躲在石缝里，青绿的一小片又一小片，从不曾引人注目。人们路过它，碾过它，偶尔瞥见，也不过是“苔痕上阶绿”的闲情罢了。谁承想，这卑微的生命里，竟藏着如此倔强的精神。

今年的气候格外干旱，太阳高悬，日复一日地炙烤着大地，将空气中的每一丝湿润都抽离殆尽。那些平日里神气十足、昂首挺胸的花草，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下，此刻都没了精神，纷纷垂头丧气，叶片蜷缩，尽显颓败之态。唯有墙角的苔藓，虽然也变得干瘪、泛黄，却始终紧紧地贴附在地面上，像是一位坚守阵地的勇士，默默地对抗着这场无情的天灾。我猜，它定是在等待，等待只要有一滴水的恩赐，便能立刻重焕生机。

在这干旱肆虐的日子里，学生们却格外关注这些不起眼的苔藓。课间时分，常见三五个学生蹲在墙角，小心翼翼地用瓶盖盛了水，一点一点地浇在苔藓上。他们用收集来的废旧塑料网，精心搭建起错落有致的遮阳屏障。有的同学甚至用树枝在墙根处勾勒出简易的支架，再覆上透气的纱布，既能阻挡强光，又能保证空气流通。他们的神情专注，动作轻柔，仿佛在照料什么珍贵的宝物。

学生们对待苔藓的态度，着实令人动容，他们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对这些微末的生命视而不见。毕竟苔藓死了又如何？既不影响成绩，也不妨碍升学。但他们偏偏要为这些无人问津的小生命操心，为它们的存活担忧。这种无缘无故的关怀，不正是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吗？

苔藓的生命力堪称惊人。经过学生们数周的悉心照料，那些原本枯黄的苔藓竟渐渐返绿。起初，只是星星点点地冒出几缕绿意，而后这些绿意慢慢汇聚成小片，到最后，竟在墙根下铺展开来，宛如一张柔软的绿色绒毯。这绿色不似往日的浓郁，而是一种带着新生气息的嫩绿，在阳光下微微发亮。学生们见了，脸上便浮现出笑容，那笑容里含着一种单纯的喜悦，仿佛他们与这些苔藓之间，已经建立了某种无言的默契。

我常常想，苔藓与这些学生，其实颇有相似之处。苔藓不择地而生，不择水而活，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坚持生存；而这些学生们，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，在升学竞争的残酷中，依然保持着对微小生命的关怀与热爱。苔藓不因卑微而自弃，学生不因功利而冷漠。当两者相遇，便成就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温情。

学校的老校工告诉我，自从学生们开始照料这些苔藓，整个校园的氛围都变得不一样了。课间追逐打闹的少了，蹲在墙角观察生命的多了；乱扔垃圾的少了，爱护环境的多了。苔藓成了他们共同的牵挂，也成了他们学会关怀的起点。

立夏已至，可我们期盼已久的雨季却并未如期而至。苔藓依旧伏在墙角，依旧不起眼。

但我深知，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，有一群祖国的花朵，他们学会了从最微小的生命中看到生命的力量，从最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意义。这，大概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样子——不是生硬的填鸭式灌输，而是心灵的温柔唤醒；不是功利的盲目追逐，而是对生命发自内心的敬畏。

苔痕虽小，亦可绿满阶前。